

李小山

木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木 马

木子小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马 / 李小山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348-6

I. ①木…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6916 号

书 名 木 马

著 者 李小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348-6
定 价 4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部

- 一 离婚 \ 3
- 二 守门人 \ 16
- 三 自杀者 \ 21
- 四 说谎 \ 33
- 五 抗拒 \ 43
- 六 经过 \ 57
- 七 限度 \ 69
- 八 身份 \ 82
- 九 缘故 \ 96
- 十 \ 109
- 十一 眼前 \ 111
- 十二 城南 \ 116
- 十三 真的 \ 128

- 十四 说明 \ 140
- 十五 论爱情 \ 148
- 十六 药 \ 159

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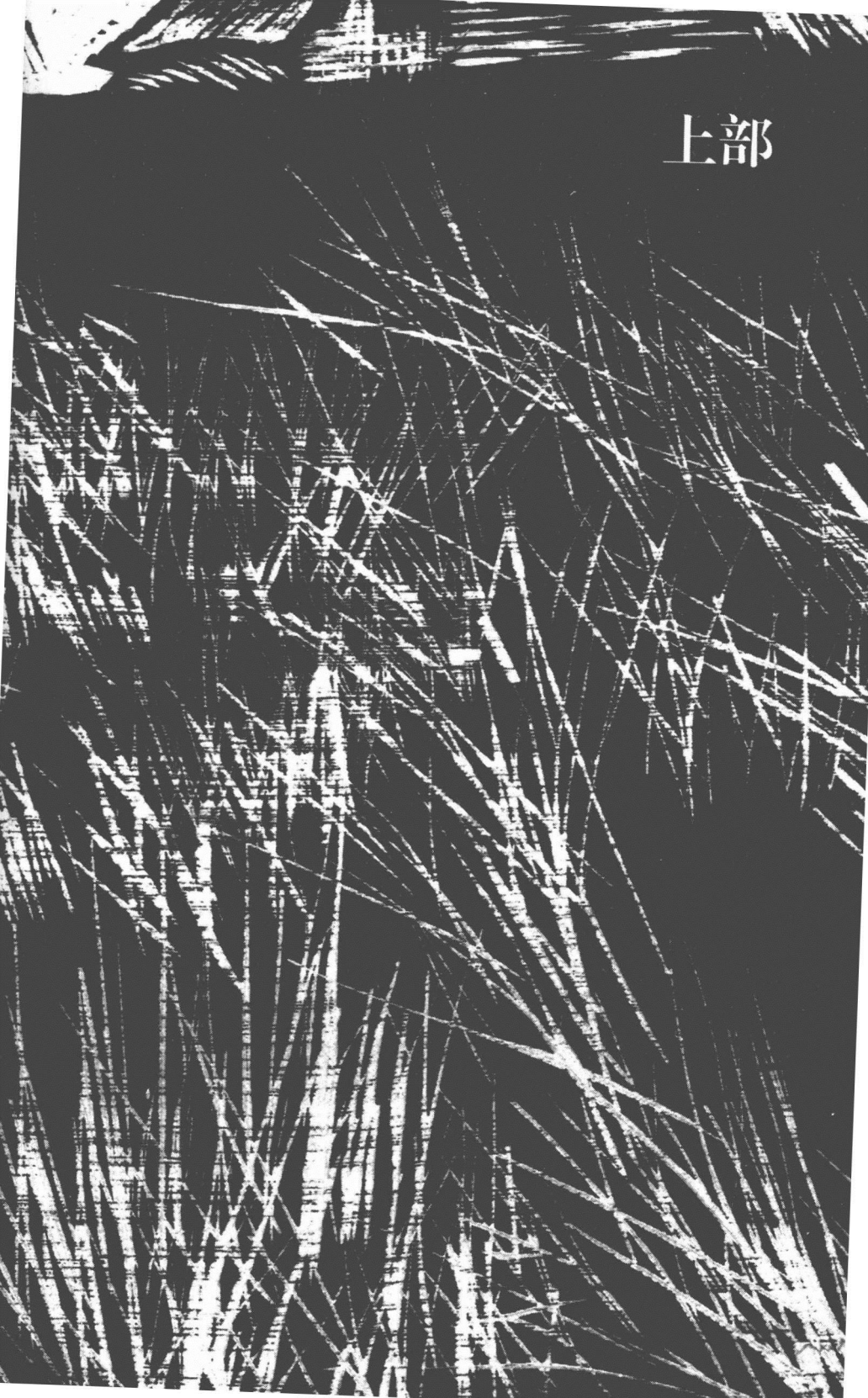
- 一 哑语 \ 167
- 二 \ 177
- 三 排队 \ 180
- 四 灰尘 \ 189
- 五 皇上 \ 197
- 六 大笑 \ 203
- 七 年龄 \ 211
- 八 现场 \ 220
- 九 问题 \ 231
- 十 武器 \ 243
- 十一 回家 \ 249
- 十二 夜里 \ 264
- 十三 退却 \ 273
- 十四 倒悬 \ 282
- 十五 后来 \ 289
- 十六 车站 \ 293

下部

- 一 说明 \ 309
- 二 尤永 \ 317
- 三 此人 \ 325
- 四 \ 330

- 五 信赖 \ 338
- 六 出现 \ 346
- 七 为难 \ 358
- 八 帮助 \ 369
- 九 位置 \ 378
- 十 上下 \ 384
- 十一 变戏法 \ 391
- 十二 内心 \ 403
- 十三 说吧 \ 411
- 十四 大意 \ 417
- 十五 真实 \ 436
- 十六 空中望见你的倒影 \ 453

上部



一 离婚

他拿手遮在额前，使浊浪似的眼睛处在荫蔽之中。面前浓得发黑的咖啡在白瓷杯里左晃右晃，那是喝剩下的小半杯咖啡，没有加奶和糖。他捏着杯子不停地摇晃——用三粒手指捏着白瓷杯的把子，不受头脑支配，左右摇晃，宛若心旌摇荡不止。

他咂着嘴里的苦味，舌尖有些发麻。咖啡的苦味这么容易渗入心田吗？窥视那片崎岖起伏的不毛之地，板结而干裂。幸亏他拿手遮在额前，使荫蔽之下的凋零景色变得朦朦胧胧。两盘点心都没有动过，新鲜的蛋糕和布丁。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商标的图案是烫金的。一行美丽的手写法文也是烫金的。他揣摩了半天法文单词的含义，按他所熟悉的英文读法，该是产地的地名。酒瓶是由深绿色磨砂玻璃制成，半透明状的，瓶颈颇长的，呈现女性气息。懂得让人舒适和宁帖的东西都吸附女性的特质。白色桌布上映出几点咖啡滴痕，淡褐色的。他用碟子盖住了。

不断有人从玻璃大门进进出出，簇拥着寒丝丝的风。弹簧发出的吱嘎声牵动他的视线。幽黑而发亮的玻璃门上流淌斑斓的光泽，变幻不定，宛如大街上的霓虹灯在寒冷的夜空中恍惚地闪烁，因为寒冷而显得格外辉煌。他几次直接想到门口望一望，但是他赌着气，屁股不肯挪一挪。

此刻，店里的座位差不多坐满了。谈话声音盖过了留声机的音乐。

那只曲子是他喜欢听的，舒曼的《诗人之恋》，委婉、凄清，百听不厌。今晚的事情很是异样，座位差不多坐满了，快成嘈杂的小饭馆了。他盯着一桌之隔为她预留的空位。椅子靠背墨黑的皮面泛出缕缕黄色，那是上好皮质的色泽，富有唯美风格。两个小时前她就该坐在这张椅子上，就该双肘撑在桌子上笑咪咪地听他谈话，一边细嚼点心，一边啜饮加了糖和奶的咖啡。她圆圆的脸盘上配了一双细而长的眼睛，在灯光下晶晶闪亮。她的鼻梁高耸，鼻翼薄薄的，翕动时微微呈现折痕，楚楚动人。她总是略微歪着脑袋朝人凝视，带着憨憨的笑靥。两根粗粗的辫子一前一后搭着，天真无邪地搭在胸前和背后。二十岁的姑娘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娇嫩欲滴的，魅力四射的。他捏住她柔软的滑溜溜的双手就像有经验的渔民抓住珍贵的鱼——青春的骚动染红了她的双颊，薄薄的鼻翼蜂翅般扇动，下嘴唇印出浅浅的牙印，半推半就……

对失约她从不在乎，由他去猜测，哪种可能性都存在，最多下次见面时憨憨地笑一笑，装出无辜的天真的样子，随口胡诌一个理由。他紧蹙眉头赌气地暗暗骂人，骂她也不解恨。他的面部有棱有角，皮肤白净，带着知识分子自负而傲慢的气质。镜片后面那双公羊一般的眼睛闪着虚光，神经质的，又像是漫不经心的。他躬着腰呆坐着，表情木然。他绝望了，迷迷糊糊演示着如何惩罚她——她还会憨憨地笑一笑，轻描淡写地编一个借口吗？

——他瞥见吧台后面年轻招待的不友好目光，一而再、再而三地朝他扫射。年轻招待的面色白得可怕，在深红背景的衬托下很像涂了层石灰。邻桌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一直气冲冲地发表议论。这位肥头大耳的汉子，鼻子通红，嘴唇厚得出奇，非洲佬似的，坐得笔挺，摆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派头，梗着粗壮的疙疙瘩瘩的脖子不停地说道。他的听众，一个面孔蜡黄的瘦子，保持明显的阿谀的干笑，一直点头附和。他们都穿着灰蓝布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钢笔。“必须查一查，”非洲佬用破裂的嗓门嚷着，“不查清楚决不放手！”

吕荧穿着崭新的黑色皮外套，戴了一顶狐毛皮帽，深灰哗叽裤子，一双雪亮的棕色皮鞋，这身“资产阶级”的打扮，引人注目和警觉。

干燥而严寒的夜。时间不早了。大街上冷冷清清。透明的风旋转着向街尾涌去，一溜尘埃留在地面上。霓虹灯冷漠地闪耀，斑斓的抖动的光。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大名鼎鼎的诗人、美学家和教授，结过婚，有了两个孩子，怀揣一瓶法国白葡萄酒，爱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她选修了他的课程，文艺学和诗学。她的两根粗辫子一前一后搭着，老是偏斜脑袋憨憨地笑，光洁的面颊显现出不易察觉的弯月般的线条。此刻，他走出了门，把酒瓶狠狠地举过头顶，只等猛力一掷。风吹过他的手腕，像是什么凉冷的东西沿小臂迅速淌下来。他蓦地设想都是因为这瓶倒霉的酒——深绿色磨砂玻璃制成的酒瓶，半透明状的，富有女性特质的，一行美丽的手写体法文，是地名吧？

他把酒瓶搂在怀中，酒汨汨地晃动着撞击胸臆。霎时间他心酸、苦涩、虚渺、无奈，以及不可言喻的怅惘。他的脑海里泛滥出些许空洞的概念，恰如名声、地位、气质之类，恰如透明的旋转的风——它们在街尾阒无声息地消失。斑斓的灯和发白的路，留下一长溜笔直的尘埃。

刘湛秋靠门口的墙壁而立，倔起一条腿，双手绞着辫梢，将发梢绕住食指用力抽紧。指尖由红而发紫，紫而发白。一缕牵连心扉的隐痛。几张课桌拼成一张大会议桌，被与会者层层围着，形成涡旋形状。有点像电灯的光晕。主持人的胳膊肘下压着几张报纸，每讲几句话便敲一下桌子，稍作停顿，拿具有威迫力的目光睽巡全场。那双眼睛，闪耀着狂热的执拗的光芒，无畏而无情。心中有鬼的人免不了心虚。并且，她急于要知道时间，手腕上戴着 he 送给她的手表，一只漂亮的精致的瑞士女表。可是此时她怎么敢亮出它来？约定的时间肯定过去了。想想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面孔青一阵白一阵。絮絮叨叨地诅咒着。她感到不安不是为了这个。她的手指被头发勒得过于疼痛，气恼似的将辫子甩到背后，仰起脸望着天花板。

这次聚会不算正式会议，属于自发活动。刘湛秋靠壁而立，其他三个站立者全是男生。空位有的是。站立表现一种离心离德的姿态。窗玻璃上蒙了一层雾气，间杂闪亮的结晶粒。黑板上涂写着横一道竖一

道的标语，与满街的标语一样，显露出风暴来临前神秘而威慑的前奏。道道闪电，隐隐闷雷。她心底里很久以来蕴藏着这种感觉——越是热烈越是紧张。她像一张随时被张贴上墙的诗，写着那些火药味十足的口号。口号成了利器般的指尖，弹奏细如发丝的脆弱的神经。户外的寒风正是这样渗入寒毛孔，冻僵心脏和血液的。

刘湛秋真心诚意要求进步，时刻盼望团组织吸收她。然而，她是一个任性又软弱的人，时常表现出孩子气的犟劲。组织的门对她是关闭的，那面神圣的旗帜下没有她的位置。她痛苦、灰心、自怨自艾，却不能自拔。她离不开这个集体，可是她随时都是孤立的。

令人担忧的结果就要发生，吕荧这个名字被他们点了出来。这个名字顺理成章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她垂下脑袋，越垂越低，身体的摇晃感觉越来越明显。浑身突然一阵火烫，就如被人猛地推入洪炉内，但是心里却接连打着寒战，双手攥出冷汗。她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失去了血色。

她依然靠壁而立，一条腿支在地上。她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衫，紧扣着领口，胸脯平坦而僵直。这种站立的方式对她是不利的，容易使人误解她的内心在反抗。

“吕荧上课简直错误百出，甚至反动，非常反动！不是文艺思想的问题，大家说，看不起工农兵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刘湛秋从来没有同时被二十多双眼睛这样紧逼过，多么难以理解难以承受的目光呵，变成一块巨大的磐石直压头顶。教室里变得这么安静，只听到她紊乱的喘息声，像寒风中呜咽着的枯萎的枝桠。

“说说吧，你表个态。”

刘湛秋无力地摇摇头，一股热潮涌到喉咙口。她再次无力地摇摇头。二十多双冷峻的眼睛，错落的和重叠的，犹如叠起的陌生面具。雪亮的灯。黑板上的标语。她感觉脊梁如锈牢的铁栓，脑袋里飞舞无数火星似的杂乱印象。

班长、党员，老成持重，具有天然的领导者风度——她蓦然发觉他每讲一句话都要重复两遍，以加重分量。这张绷紧的苍白面孔——他头脑

里在想些什么呢？把每个人想的东西晾在一起一定无限复杂，比杂货铺比地摊比垃圾堆还要复杂，也许又肮脏又烘臭。墙壁突然震动了一下。她出奇不意地惊声说：“我与他没有一点关系，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她这么说时，眼泪不争气地淌下来。她原以为他们不会相信，会提出一连串责问。可是谁也没吭声，安静之中只有人轻轻地咳了一下。

“那么，那么让她也签个字，签个字，对吕老师的意见书，明天要送交校党委去。”

“你们……误解了，是他的问题，与我无关。”她轻轻地喃喃地说，少顷又提高嗓音说，“这是完全没有的事。请你们相信我。”

她感觉突如其来的一种兴奋：心病消失之后的兴奋，有资格打击别人的兴奋。她依然靠壁而立，汹涌的心情正缓缓平复，如流血的伤口结了一层痂。深入骨髓的痛楚变成迟钝。失血的嘴唇露出的笑，像一朵含毒的白色的花。

吕荧离婚后不久买了一所大房子，据说是一个在“三反”时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官员的公馆。潘丽华觉得此人坏透了，心比炭黑。一个人占据那么大一所房子，平时吃饭全包在馆子里，又一度拼命追求班里的女学生，遭到拒绝后还寻死觅活，丢尽了脸面。所有关于他的丑闻与此人都是吻合的。结婚不久她就发现他身上的致命缺点：自私、虚荣，又风流成性。她百般规劝皆归于无效，吵闹更不抵事，反而促他找到了反目的借口。正当她怀第二个孩子时，他提出来离婚，两人随即分居。她当时仅仅为感情的创痛而难过，有一种受蒙骗受愚弄的感觉——她只是他某个驿站，疲乏困倦的他在一个不明不白之夜闯入她的天地，一个没有落脚点的游客，心田干涸的三十岁男人，在她温暖的平实的呵护中吮吸情爱的甘露。她错在没有细心追问他是否有过爱情缱绻的经历。他确实兼有诗人的才情和理论家的雄辩，有一种比女人还要温存的柔情蜜意，也许还有一种情爱掩护下的娘娘腔。潘丽华没有指责他欺骗她，是她自己主动敞开驿站之门，任他匆匆来临又迫不及待离去。短短的四年时间，欢乐、辛酸，不可言喻。诗人天生风流吗？可是他早就搁下诗人之

笔,早已失落诗人的纯真,虚荣而自私的家伙,被一点小聪明冲昏了头脑。他的理论观点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成了反面教材。潘丽华了解他为什么写那些不合时宜的文章的动机:吕茨啊吕茨,这样的时代还在做出风头的梦,争你个人的发言权吗?

潘丽华在市广播电台当编辑,勤勤恳恳,十分称职。她了解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是刻意要去了解,她从上级的指示那里懂得文艺工作的性质,文艺与宣传的关系。其实谁都应该理会,一个新时代必然拥有一个新旋律。一股不可违背的潮流,绝对不能制造障碍。潘丽华再也没有机会劝说吕茨了。他不肯与她会面,她也抽不出空去找他。

吕茨可以由着性子胡来,可是——可是潘丽华承受着抚养和教育两个孩子的重担,靠她一个人每月的薪资是支撑不下去的。

潘丽华按好不容易打听来的地址找到吕茨的住所,她隐隐怀有的莫名的恐慌,生怕构想的场景被验证。礼拜日是多少天来头一个好天气。她站在光线充足的客厅的赭红地板中央,恐慌变成了气愤,转而萌发强烈的悲怆。一种被命运拨弄的战栗,被剥夺的嫉恨。

大玻璃窗外的太阳光毫无阻碍地流泻进来,反射着地板和墙壁的色泽,明亮、柔和,浑然一体。客厅里的所有陈设——紫檀木大座钟、大花布沙发、茶几上的玻璃罩台灯、卧柜上的收音机、吊灯、壁灯、绛红丝绒窗帘、玻璃门立橱里的小玩意——都深深地刺激她。

这个黑心人!她被哀伤噎住了,抽搐的手紧捏着手帕。他的亲生骨肉此刻正挤在一间黑洞洞的平房里经受阴冷和潮气的侵袭,小脸蛋上生着冻疮,像缺少阳光和营养的孱弱而瘦小的幼苗。她那患黄疸病的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外孙日复一日操劳,天晓得还能够撑多少日子。这黑心人——潘丽华咬碎牙齿也绝不向他诉苦。让他坏到底吧!然而,她把充满怒火的目光投向他,那份抚养费逃不了,坏到底也逃不了!

吕茨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使潘丽华惊讶不已。恍惚中她感觉自己又处在悬崖边缘。黑森森的深处刮来呼呼阴风,吹得她东摇西摆,一阵

阵哆嗦，身不由己，移一步都做不到。吕荧爽快地付了所有拖欠的钱，忙不迭解释自己太忙因而没有及时送去。发誓今后不会再发生拖欠钱的事情。如果潘丽华愿意，他很想接孩子来住几天。

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发生的？潘丽华万分惊讶——女人的心，女人的心。她竭力提醒自己：他又在哄骗我了。他哄骗我干什么呢？

吕荧拉拉她的手，表情是自然而亲切的，仿佛从来没有过隔阂似的。他请她坐到沙发上，为她泡了杯茶，顺势坐到她身旁。她不能不回答他的问话，牵牵拉拉的，如抽丝似的。他轻声细语讲述自己的近况，流露出对前途的悲观情绪——那是她熟悉的需要她同情的脉脉愁绪。潘丽华迫切地想要仔细检验他眼神中的真实含义。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怎么发生的？她确实无法相信。她对他太了解了。然而，她不敢正视他的眼睛，那是可以想象的，那双公羊般的火热的眼睛。她只想赶紧逃走。

吕荧终于提出了要和她上床。这黑心人！热血在千分之一秒时间内涌上她的面孔，全身颤抖起来，这黑心人啊！她愤怒地断然地拒绝：“不行！”

可是，吕荧及时扒光了她，仿佛他有这种天然的权力，自作主张，随心所欲。他对潘丽华实在是驾轻就熟，从颈脖到小脚趾，像经验丰富的工人干一件日常活儿，熟知该敲打该擦洗之处，领会喘息和心跳的时刻，每一个细部都了如指掌。潘丽华泪流满面，屈辱的可怜的泪水，宛如倒流的时光生出的一副翅膀，哗哗地扇动耳边的风。渗入窗帘的光源落在枕边。她意识到外面的日光下才是发亮，眩目的真实生活。失败归咎于谁？披散在枕头上的黑发吗？胸脯的一丝痒从血管直指心脏，是心脏解除了身体的抵抗。难以相信的事实是：她在他面前必然是失败者。

他的呼吸如脚步声近前又远去，浸透了这个季节的寒意。潘丽华不禁自问：我为何不知厌足地加深这种感受，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艾自怨？

二十八岁的潘丽华丰满且白皙。肉感的、湿润的、柔滑的迷宫，令人心醉神迷。吕荧呓语般的说：“过去的事全算了，不必追究谁对谁错。我

现在很需要,太需要了。”他坦白难熬之夜有多么漫长,一个正当年龄的男人,冷却不了燥热的皮肤,攥不住器官中爬动的虫。

“我还不晓得你的德性?”潘丽华佯作冷酷地说,“我警告你,今生今世就此一次!”

吕荧离开老家后第一次踏上老家的土地。

接到母亲的信他感到惊奇。记忆里有关母亲和哥哥的褶皱早已抹平,几乎无影无踪,与有关老家的印象一样被他抛到黑咕隆咚的角落,从来懒得翻出来瞄上一眼。母亲要他赶紧回去一趟,并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他估计是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大约不久于人世,招他回去见最后一面。回去就回去吧,他极不情愿地在离家十多年以后匆匆赶回去。

他对“地主”这个阶级成分缺乏感性认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并未被他亲身体验,有如遥远的幻象。一个即使被剥夺了自由的城市知识分子,还远未遭受“地主”的待遇。这要怪他的哥哥,鼠目寸光、顽固不化的东西。他极其厌恶他的哥哥,从小就离得远远的。哥哥每一句话,哪怕一个眼神他都讨厌。不开窍的东西,死疙瘩一块。一九四八年年底那会儿上城里来向他借钱,说要再买几亩地,凑满一百亩整数。他大骂哥哥一顿:战乱时期抠着一分一厘钱买地,鬼迷了心窍!

吕荧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眼前会是这样一幅凄惨绝伦的画面:哥哥几乎成了一个全身伤残的废人,一个被死神拽着头发快要拖进坟墓的半鬼。嫂嫂和侄男侄女全像十足的叫花子,一个个蓬头垢面、衣不遮体,缩在角落里拿发直的畏葸的目光瞪着叔叔。母亲最后从里间摸索着出来——这是母亲吗?母亲哑声喊他的小名:老二老二。母亲分明是一段枯死的丑陋的树桩啊!吕荧惊愣地站了好几分钟,耳朵内嗡嗡作响。昏暗和霉味逼使他眼眶发胀,视线模糊,喉咙里一束毛拉拉的东西在抽动,痒痒的,同时又窒息得要命。与记忆相关的那缕隐匿多时的至亲之脉,如割断了线洒落在地的珠子,纷纷钻入地缝。他的心逃离了,飞鸟一般的疾速。

